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作舜典典之義與堯同疏虞舜至舜典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　傳為庶人故微賤　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

徒步之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

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
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
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
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
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
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
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
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
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惠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
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
聞天朝堯聞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傳濬深
至上下 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
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
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
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

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　傳玄謂至微用　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天子聞之以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

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汝升帝位將禪之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疏慎徽至弗嗣

●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麓總錄萬機之政

而陰昜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皋陶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

五傳哉。傳，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宣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

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
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云云虞書數舜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是言百官於
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
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
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
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熙不
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
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
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
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
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
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
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

録揔記者中吾也揔未以

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

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傳稱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

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録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

傳格來至禪之 ▲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其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

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兖州之事是以爲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禋于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禋亦以攝告

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

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歛既盡覲見還后君也舜歛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疏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歛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主與群悉歛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

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
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 ○傳上
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
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
云元日亦然 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 先儒王肅等以為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
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
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
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
者知文祖是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
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
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

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告
爲堯之高祖，黄帝以上，不知復祭幾人，况此十二數，况
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大祖，下可強言，傳在察至
與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
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
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
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
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
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
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
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
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
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
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
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
之，必在天者，爲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

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蔡
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
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
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
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
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
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
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
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
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
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
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
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
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平義曰傳以既受
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
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
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
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
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
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
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
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爲位
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焉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

武王又曰主賓般禋成格終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獨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祀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也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鄭注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

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傳九州至祭之

▲平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

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之大
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
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
埆也埆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埆考功德黜
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埆考
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
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
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
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
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
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
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
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
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秩之

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

牧治揖位當後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臨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

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贄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五月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此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驗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疏 歲二月至以庸 正義曰

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
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
方岳山川。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
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
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
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
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
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
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
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王
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内，如五玉之器，
禮[illegible]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
向衡[illegible]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
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之下，其禮如初，皆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
山。湖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云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
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
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
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
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
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 傳諸侯至于
至 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
威福[illegible]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
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
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
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
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
王之東蒐是獮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獮
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illegible]
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
以附說亦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 正月班瑞二月

即狩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方
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
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
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
是解岱即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鄭詩牲云天
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 傳東岳至
子男 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
故云東[illegible]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
肆類[illegible]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主制及書
傳之文[illegible]禮[illegible]孔[illegible]禮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
諸侯[illegible]等[illegible]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
者[illegible]言所視[illegible]禮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
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
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
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

邃下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
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
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
公日[illegible]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
鄭注禮器四皇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未
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
以周禮[illegible][illegible]爵同公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
男爲下[illegible]其異也公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上篇
巳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
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
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
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
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
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

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撿諸國使齊一也律者[illegible]
量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illegible]
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illegible]
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漢書律曆
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
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
升[illegible]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
黍中者千[illegible]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
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
以稱[illegible]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
黍[illegible]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
四[illegible]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
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
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

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之義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吉禮謂祭祀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肆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 ▲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

爲南面之君是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晁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徒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王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執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二可

生知二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
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
也若玉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
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
卒終至則否 ▲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
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
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
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
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
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
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
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
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
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

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爾雅山以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依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因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

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嵩亦是岳因事互而
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
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
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
岳也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
之月皆以至岱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
以正月有[illegible]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
格後以如勦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
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
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
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
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傳巡
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
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
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

藝之文藝身又由者

知此亦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也藝為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假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illegible]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唯言[illegible]祖故云一牛[illegible]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可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數奏之事數奏因朝而為故中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堯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進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

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又以車服賜勞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以深之使通利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疏〕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illegible]慎刑罰於舊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明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

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朴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赦而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害則賊殺而刑罪者辟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欽哉欽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放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極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　傳肇始至二州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經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illegible]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發置理必相訟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

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

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

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

營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

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

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

十有二州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

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此傳封大至通利正義

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在傳

云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

云其山鎮曰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

州嶽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

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

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

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

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
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
而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
法 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
象聖人則之是象爲效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
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
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
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 傳宥寬至
五刑 正義曰宥寬也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
居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
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
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
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
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
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

五刑則與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
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
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此鞭為重故次典刑之
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
為輕且以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
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
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傳以鞭至之刑　正
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
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
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
之蓋量狀加之未有定數也　傳扑榎至撻之
正義曰學記云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夏稻也
楚荊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
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
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

者宮刑鞭扑俱用皷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
官刑亦當用扑盖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傳金黃至
贖罪　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
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
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
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
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
名鐵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
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
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
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
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
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
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

千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illegible]
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各[illegible]
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illegible]
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illegible]
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
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言[illegible]誤
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
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
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
所患以為刑名傳以眚為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
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眚為過也
公羊傳云害物曰災災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
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
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
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

侮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 傳舜陳至得中 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并舜言舜曰以下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illegible]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傳象恭至幽州 正義曰[illegible]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illegible]很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釋洲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

主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傳黨於至南裔　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illegible]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傳三苗至西裔　正義曰昭元年左[illegible]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illegible]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illegible]皆是王且則三苗亦應是[illegible]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illegible]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illegible]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則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鄭
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
其所行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
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
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
驩兜舉共工與驩兜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
檮杌之行云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
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
也鯀為檮杌也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
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
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　傳方命至海中▲正義
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
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
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illegible]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illegible][illegible]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illegible]舜賞罰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illegible]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

而後用禹為治水具術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術用所行也又下云垂虞稷契皐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皆是術用時皐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術用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殛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于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

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年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

七蓋誤爲乇也 傳考妣至思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服執喪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傳遏絕至者遠近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爲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要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繐衰既葬除之

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

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

疏月正至率服 ● 正義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己將即正位為天子也 ● 告廟既訖乃謀

政治於四岳之官所以開四方之門大爲仕路致衆
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
使爲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爲己悉
聞之也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
君最爲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
失其農要爲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
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
厚行德信而使足爲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爲
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
誠信服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傳月
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
月長於諸月故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
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
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
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猶攝
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

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謌者不之堯子而謳謌
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此
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
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猶是
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
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傳詢謀至衆賢　▲正義曰詢
謀釋詁文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
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
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
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聽謂耳聞之也既云明
四目亦云聽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
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揔申
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
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　傳咨

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

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以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

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

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

故惟當敬授民時 傳柔安至長善 正義曰柔安

邇近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

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爲政

若其不能安近但欲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

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 王肅云能安遠者

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傳德

君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爲長蕃也言人

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效之爲[illegible]

也 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

以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爲邦之法云遠佞[illegible]

故以難距佞人爲斥遠之令不干朝[illegible]

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illegible]

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illegible]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 [illegible]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 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往宅百揆

舜曰至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共於群臣之中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

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宮而信立其功
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
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
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
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
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
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
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
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
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
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
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
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
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
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

官先言曉也　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僉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　▲正義曰禹平水土後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　傳居稷至首至地　▲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爲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契與稷與皋陶共文言暨皋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次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稱首至地稽首是拜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

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疏 帝曰棄至百穀 ●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勉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 傳阻難至勉之 ▲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數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疏 帝曰契至在寬 ●正義曰

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 ▲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之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 傳布五至前功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始不遜之罪宜救之使以漸化之而貴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謂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疏 帝曰皋陶至克允 ●正義曰帝呼皋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

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居於三處
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
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
勉之因禹之讓以次敕之　傳猾亂至之致▲正義
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
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
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
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
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
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
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
於不足是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外寇賊為害
則蠻夷犯邊皆由饑寒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
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
人作與奪之勢耳　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

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於五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服從至於市

▲正義曰經言五服謂皋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者謂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

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隋鄭王三家皆據
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
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
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
以爲一[illegible]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死
之外[illegible]義曰此五流有宅即[illegible]宮五刑也當在五
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以流放之若刑一凶也
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illegible]臣不忍刑之王肅
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
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
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
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
之居量其罪狀爲[illegible]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
表故大罪四裔謂[illegible]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
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

制去〻學一

者之舍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流〻偏守〻〻夷〻也與此九州之〻外同也次千里之
外者即謂〻〻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
云中國之外不同　言中國者蓋人所居之國定
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
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
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
不同豈五百里校乎不可從也　傳言皐陶述之
▲正義曰惟明謂皐陶明其罪能使之信服〻謂受罪者皆服故
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
人信服由皐陶明信故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
遠近使之信服其言信者
見其皐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

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
者朝臣舉垂垂臣名

疏　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
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

共舉進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其職事 疏 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

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

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

帝謂[illegible]汝[illegible]供此職非是此官名爲共工也

共官[illegible]共[illegible]名[illegible]帝言共謂供此職也 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殳斨伯與 帝曰俞往哉

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 疏 傳上謂至能之▲正

義曰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其下各有草木鳥

獸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

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

有時用之[illegible]也焉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

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疏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爲名帝[illegible]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虞[illegible]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illegible]以亦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illegible]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此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疏 傳三禮至姜姓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周禮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禮，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有非其[illegible]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疏 傳秩序至之官

▲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爲序，此復訓者，此爲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此宗之爲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

長國子疑脫通字當[illegible]

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疏傳夙早至清明。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思其職，謂侵早已起，夜深始寐，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疏帝曰夔至率舞　正義曰帝因[illegible]所謂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荅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傳胄長至孝友　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也以[illegible]制

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
士畢故略之彼鄭注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
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
長國子以適爲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
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
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庸孝友鄭玄注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
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
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
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
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
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
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
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

寬弘而莊栗謂於莊嚴栗栗者謹敬也　傳剛失至
其失　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
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
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
之上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
栗故教之以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皐陶所謀之九德
也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傳
謂詩至其言　正義曰作詩者所以言己志則詩是言
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
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
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
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　傳聲謂至和樂　正義
曰周禮太師文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
清濁者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
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

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篇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傳倫理至勉之

▲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傳

石磬至可知　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太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治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堲疾殄絶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絶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絶之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疏】帝曰龍至惟允　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

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爲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說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

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宜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疏 帝曰咨至

之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摠戒勑之曰咨嗟
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各當
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
天下之功成至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 傳禹垂至
命之[illegible]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于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
與其數符同安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
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
官當有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
曰龍皆八伯正元日格于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
祖之後方始詢于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
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摠勑之未
必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斯伯與
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讓而已不言居
官何故勑使勑之也伯牧俱是帝所咨詢何
以勑牧不勑岳也如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二識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眾功皆廣三苗幽闇者自善否

[疏]三載至三苗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諸臣言帝命群官

考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

升各故得

眾功皆廣前流四凶益之君竄之更紹其嗣不順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其君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

傳三年至明者 ▲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陟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其上地或進其爵位也

傳考績至惡明 ▲正義曰

原缺

不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十七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汩作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汩作之篇亡九共九篇槀飫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疏帝釐至槀飫●正義曰此序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次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言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治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

別其類各作相從作 作汩作九共九篇作稾

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傳言舜至其方 正義曰

在史書知帝是舜也下上對天下之辭故云理四方

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而之

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

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傳汩治至

篇亡 正義曰汩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

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其以意言之耳 傳稾勞飫賜

也 正義曰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

是稾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加膳加膳

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

不知勞賜是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卷第三